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列傳

九十六  
一百一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

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至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

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

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

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

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

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

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身長大肥白如瓠時，云質鑑也。

索隱曰

顏身長大肥白如瓠寺

王陵見而怪其義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

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

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

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  
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  
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

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日計相一月更以列侯

文穎曰能計

一月更以列侯

卷一  
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晏日、  
諒曰、

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非久施也○索隱曰謂計也此蓋據時立號也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

國而

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張蒼以列侯居相府，領陸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

皇子

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

史記卷三十一  
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率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也

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出亡而

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

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  
尤憚周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  
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正義曰期以口吃故重言期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

聽車昭日殿東堂○索隱曰小顏云正辭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見  
周昌爲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是鉅依反

後戚姫子如意爲趙主年十歲高祖憂即萬  
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孟康日方與縣名公其號贊日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  
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何能至是

乎居項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本元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敵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敵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桓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談世論云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讐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眾秩皆此類他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

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

既行父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

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

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

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

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

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周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祚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異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

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

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  
上音避

吏繫

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

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

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

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大常坐酒釀國除

閼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

○索隱

日皆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案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

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以平陽侯曹窩為御史

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禄等免以淮

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

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

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

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日、緒尋也、或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

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

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

勝之法、以周赤鳥爲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

火漢勝火以水也

勝之法以周赤鳥爲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

比宦律令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使長行之贊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

比宦律令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使長行之贊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

方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至於為

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

方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至於為

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蒼本漢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

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漢書著

及蒼貴常父事王陵

王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

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

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土草士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良相

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侯

張良曰所選舉

保任者也贊曰中侯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

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

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

徐廣曰一代作顛者贊代

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索隱

日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顛代医則顛即類與漢書略同者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

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

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

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

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徐廣曰勇健有材力

開張弱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蹠強弩張之故曰蹠張律有蹠張士○索隱曰孟康

日主張強弩蹠音其月反從高帝擊項籍遷漢令日蹠張士百人也

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

為隊率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

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

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

徐廣曰後孝文帝欲用二年八月

張蒼已為丞相

正義曰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

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

正義曰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

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

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

大夫嘉為丞相

因故邑封為故安侯今易州

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下不受私謁

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

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

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

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

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

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

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

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舊日嘉語其

史曰今便行斬通頸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鼃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

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因自紩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服虔曰官外垣也如

淳曰樊音畏悞之悞○索隱曰悞嘉聞之欲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

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

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

書作冗官  
謂散官

史記卷三十六

七十七

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

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震代三

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

云共侯薨三十三年

徐廣曰一本子更改封靖安侯

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

江太守受敵官送有罪國除自由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含為丞相

徐廣

日陶青高祖功臣陶含之子也謚夷劉含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含謚

哀侯及今上時相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武彊

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

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

姁姁

徐廣曰姁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躡○漢書作躡躡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

廉謹爲丞相

備貞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

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朕色事而不遵明用秦

之顓頊曆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

周昌木彊

人也

正義曰言其質直偶強如木石焉

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

傷厚呂

后吏

申屠嘉

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

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

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

相長陵人也

名十

卒而有車丞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

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

臚有相工相之嘗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

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

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

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

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

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

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

有魏丞相代

史記卷三十九

九三

魏丞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惜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入齧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殺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齧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數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右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

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敢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畫丞相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冢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苗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穎川太守治穎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穎川大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左張廷尉

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

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寥寥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羨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

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玄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大夫者哉。微甚徐廣曰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降苔魏朝訪旧物無也或乃陰私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

之才困亢不待者衆甚也

索隱曰案此論非  
術已來事則後人

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  
其序述淺陋以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姦姦

無所叡明

張良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曆異  
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

曰今在圉縣

○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  
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

○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  
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

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

業應助曰落魄志行喪惡之貌晉灼曰落

薄落託義同○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

薄為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音甲移反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王曰夫監門

間里士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

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正義曰徇略也過高

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應助曰握急促之

貌○索隱曰應助云齧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齧小節也

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細也

日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

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

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沛公時時間邑中賢士豪俊騎士

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人爲我作紹介也○索隱曰案先正義曰爲子偽反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

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

反溺乃吊反亦如字溲即溺也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

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

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人召

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曰按樂音

云邊牀曰倨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

破秦

奴豎故

沛公罵曰豎儒

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

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

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於是沛公輒

洗起攝衣

正義曰攝斂著也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

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

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

字士作尾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中央九五達也

今其城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正義曰言食其與諧得

使之令下

正義曰令力征

足下即不聽足下

使之令下

正義曰令力征

足下即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  
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  
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  
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間淮陰侯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  
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  
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  
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又音陟革反卒  
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  
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  
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又音陟革反卒  
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是漢却自奪其便利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索隱曰案謂女工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巧也漢書作紅音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願足下急復進兵取榮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榮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

山上故名敖倉

塞成星之險

正義曰即杜大行之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

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谷號飛狐口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元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  
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  
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  
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  
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  
責義帝之處處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  
即以俟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  
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  
積粟脩江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  
人刻印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  
利惜俟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刻音  
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誠而玩斷無圭  
角漢書作刻言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  
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接上黨之兵，正義曰：下并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援音爰。北魏謂索隱曰：北魏謂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

以為然。迺聽酈生罷麾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間。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

子鄼齊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數敵齊  
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齊音  
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  
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  
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  
誤坐詐誣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  
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  
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子達食菜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

發生臯適楚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  
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  
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  
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

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

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崔浩云杭對也衡車扼上橫木

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

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告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

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

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

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也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父

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

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呂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輶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誰○索隱曰漢書作遠字迺大說陸生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

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張晏曰寶也裝裏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裏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林云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

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  
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累後與趙同出  
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右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  
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  
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  
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  
地善正義曰時音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一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正義曰漢制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欲至飲

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過汝給吾入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

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曰音律過音率

其下過字

數見不鮮

索隱曰音現數見

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

恩公為也

韋昭曰恩汚厚○索隱曰恩患也

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

公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漢書音義曰

直入坐

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

索隱曰深念之也

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康

日揣度也韋昭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

萬戶俟

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户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漢書作往不請直入師言不自坐將命而往入自坐不特見陸生師古同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士務附徐廣曰務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一作豫

唐書曰豫素也

惠文虎

惠文虎

惠文虎

惠文虎

惠文虎

惠文虎

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書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  
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

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漢書音義

日言狼籍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

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入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

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  
相有<sup>テ</sup>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

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

梁

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瓊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漢

漢元

正義曰

得不誅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正義曰與音預

得不誅

語在黥布語中

黥布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為人辯有

口刻麤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敢容

范子文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范子文

呂太后時

辟陽侯欲知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

范子文

平原君母死

范子文

陸生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服具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我乎范子文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范子文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韋昭曰哀服曰稅稅當爲襚○索隱曰案列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范子文

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徃稅凡五百金辟陽侯  
辛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入  
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  
求見孝惠帝幸臣閔籍孺索隱曰按佞辛傳  
孝惠時有閔孺今誤也說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  
高祖時有籍孺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  
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  
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  
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  
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  
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  
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  
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

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而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兩身矣遂自剄李文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下文名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

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敵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服以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高山冠齊王所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酈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善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

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敵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酈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人曰：「趣下而今頭已斷矣。」令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縣李平懸  
浙李平

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人曰：「趣下而今頭已斷矣。」令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  
秦東擊項籍而引兵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  
儒衣往說漢王迺恭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  
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榮余讀陸生新語  
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憚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陸賈著新語十二篇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傳靳削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

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

從為舍人起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

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

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

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

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里

擊趙貴軍於開封及擊

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州中牟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

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

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索隱曰、案孟康云

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賜郡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徐廣曰、敖下倉之

益食邑屬淮陰

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

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秘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益食邑因

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

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張晏曰時

故設屯備○正義曰橫未降按為齊王韓信相

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曰為齊悼

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

丞相會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北

如淳曰既為相

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夫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二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

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湏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

索隱曰以中消從起宛朐正義音翕

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上西南三十五里濟陽

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

徐廣曰將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

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

馬二人

張晏曰  
主官車騎長一人

首二十八

張晏曰  
騎之長

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斂爵建武侯還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

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魏至

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

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  
特起兵者也說

名留南徐廣曰  
今日考城○索隱曰  
留音災今為考城屬滑陰也

破之身

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貴郝上音肥下音繹○索

隱曰  
漢書非趙貴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

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

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

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鄼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守各一人

孟康曰、將兵郡守

降鄼從攻朝歌、邯鄲反

別擊破趙軍降

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鄼邯高帝改曰、趙國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

我臯南擊絕楚饑道起

榮陽至襄邑破項冠軍

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

縣略地東至繒鄉下

邳屬東海○正義曰、今索隱曰、案地理志、繒也

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

南至蘄竹邑

索隱曰、邑名

薪在沛音機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

破之別定江陵降

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

人身得江陵王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教子共尉

生致之雒

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割符世勿

絕宦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

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相敵破之

索隱曰、小顏云、侯敵也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宦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九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縕者

服皮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縕音薛蒯者鄉名案

倉云蒯鄒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崩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姦非也蘇林音薄淮反晉灼案切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懸成侯則裴懸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繼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八蜀漢還宦三秦食邑池陽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坐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日蒯

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以繅鴻溝以繅爲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繅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繅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不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繅以壽終謚正義曰謚爲子昌代侯有罪國除爲貞侯一作卓一作卓徐廣曰表云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繅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

徐生曰此一作比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宦齊破項 我軍常冠  
創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振腕

傳寬創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漢

五年戍隴

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輶輶輶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

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輶音胡格反輶音晚○索隱曰輶者牽也輶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輶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

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索隱曰上皆仙鮮衣美服

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

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堯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而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張晏曰：言馬箚示約國人爭隨之。又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也。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廟。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鄼廊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義，帝王世紀云：居鄼廊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義，此而論漢書非也。豈言居頑民之所以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

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索隱曰：案謂附離者相附也。一卒不戰，一士毛氏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

周王居王城也。又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

秦之故貧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

音厄脫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脫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於

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

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爲歲

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

怒使入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

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爲使者十輩來皆

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稷瘦也漢書作齷音漬齒  
肉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  
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  
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詩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傳曰沮止也壞也廣武志縣名屬鴈

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  
敬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  
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李應曰控引也數倍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  
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

朱行者業成而行也

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  
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  
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  
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  
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  
餘彼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論以禮節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在本草存  
增六細

閼氏單于婦也閼氏  
迎及氏音枝迎及  
即古見適讀曰嫡皇  
后所生

孫敢與太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  
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後官詐  
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  
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  
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主本草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  
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

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  
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  
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  
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  
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齊諸田楚  
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

中十餘萬口

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

屈諾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  
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  
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  
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

日君親無將  
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  
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  
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  
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輜  
輶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  
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令捕論何足憂二世喜  
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  
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

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  
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貫達案禮記袍  
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  
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  
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  
不脫於虎口正義曰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宜陶從懷  
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  
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渭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大猾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寧能發石以投人天下發石以投人

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張良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詳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阰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漢五年己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己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校劍擊柱高帝憲之

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

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  
案如淳曰置設綿隱反芻謂以茅翦樹地為幕位春秋傳  
日置茅蘪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

表爲最。音茲。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爲蘿。又篆文云。蘿。今之篆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

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

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群臣習隸。索隱曰。隸

音異。亦習也。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

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

謂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

儀先平

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

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傳言趨。索隱曰。一作懾。

案少顏

傳聲教入者者令。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

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

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

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臚。音閭。

句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日。一

作職。○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革也。職

作職。

○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

音幘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幘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頴曰作酒令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日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屈如淳口口日抑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即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

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  
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皆哉？陛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  
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  
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  
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入。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

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

庫南

車昭日閣道也如淳曰

叔孫生奏事因

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

道上行哉

應劭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

舉

索隱日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

今已作百姓皆知

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謂北

衣冠

月出游

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

曾春

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

今櫻桃孰可獻

索隱日案呂氏春秋仲春羞舍桃也鶯鳥所含故曰

舍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

樹之棲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輶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訛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日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夏籍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輶獻說

綿絕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  
亦重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 季布繚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

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索隱曰任而

禁反俠音竭如淳說焉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窮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

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

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

迺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都謂廣轍

車為折節展日皆棺節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折瓊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瓊所據則是大

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翼

為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

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舍誠其子曰田

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輶車

徐廣曰馬車○

輕車一馬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廡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名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遂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  
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  
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  
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  
音如字近

昔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郎一月見罷季布  
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  
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言已無功能東其詞典省而文之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  
以窺陛下也章昭日聞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

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

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類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索隱曰義如孟康文類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

數求他人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錢賞金錢也趙談司馬遷以

其父名談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故改之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亦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

行使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謠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

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楊足下之名於

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

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

氣蓋關中遇入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

籍其名號曰詩自稱  
烏心之賓客徒黨也

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異從袁絲匿索隱日  
索隱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中尉郅都不敢不

隱日、漢書作中尉司馬加禮以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

弟丁公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

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

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繻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窮困、貨傭於齊、為酒人家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

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  
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  
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  
於齊，未還。漢王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斬  
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  
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育反。謂疾令赴鑊。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  
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  
與漢合從，咎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  
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  
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陞

下疑以爲反形未見以奇小徐廣曰小案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  
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  
之賤軍反時以軍功封為俞侯徐廣曰齊有功也復  
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驛布立社號曰驛公

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  
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  
身屬典軍徐廣曰纊一作覆一曰覆謂案孟康曰纊覆謂之也贊曰纊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贊塞旗者也亦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  
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

能誠也

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繫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布第右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繆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寬

忠

誠知所處

知死之所處也

季布繫

布

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今人

季布繫

布

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

袁盎鼴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曇任盎為中郎。如淳曰：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一。徐廣曰：自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在時與。

共治在主亡與亡。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爲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得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如淳曰：望吾與而兄善，今見廷毀我，盎遂不謝及。

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

室

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謂罪之室。古今鐘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

氏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也。

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

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

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紫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驥車傳送。袁盎時

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輶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

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  
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淵賈日大臣共誅諸呂禍禍雖  
貴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貴夏育皆古  
云孟貴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駁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  
衛人爲申繻所殺貴育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  
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  
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  
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  
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  
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

車騎從者云說常侍騎也。說徐徐曰說君與關廷辱

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

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騎並車驛轡上曰

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日案張良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

百金之子不騎

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

日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曰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爲

長如云欄指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指是也

聖主不乘

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駢之疾若飛

馳下

峻山

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入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

及坐卽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卽署

上林中直

袁盎引郤慎夫人坐

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

子辛署豫設供待之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故得郤慎夫人坐

懸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

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

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名語慎夫人慎夫

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勑治彼不

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母ハシタヒシト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

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

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

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

事見

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

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謝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鼃錯，鼃錯所居坐，盎去，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鼃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其主財物抵

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鼃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袁盎多受吳王金  
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丞相史夫袁盎多受吳王金  
錢專為蔽匿言不及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  
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  
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  
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鼃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袁盎不宜有謀不宜有姦謀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  
乃召袁盎入見鼃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  
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  
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  
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  
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鼃錯已誅袁盎  
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蓋侍兒文穎曰  
婢也

蓋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益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益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蓋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齋置二石醇

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

司馬夜引袁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早

日斬君。蓋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從史。盜君侍兒者。蓋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

日言汝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

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

自隱辟我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不擬遇禍也

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張晏云辟隱也。言

日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益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

得梁騎擊。文穎曰吳楚者也。或曰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梁騎擊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闖。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盪之徒。」或曰：「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博戲之徒。」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良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解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一作詳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

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

如淳 曹輩

備之袁

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

徐廣 日 培

一作明。馴案文頴曰：培意陪秦時賢還，

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

還須刺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鼃錯者頴川人也

索隱曰：鼃音朝，錯音厝。一

西鄂鼃氏自謂子鼃之後也。

學由商刑名於朝，張恢先生

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軼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

與雒陽宋孟

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

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

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

故也。○索隱曰：按韋昭注云：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

錯為人隋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

隱曰：按韋昭注云：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

正義曰：衛宏詔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定古文尚書序

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鼃錯往讀之。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還因上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

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贊日茂以其辯得幸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隱曰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丞相嘉聞大怒欲因短垣也又音而綠反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正義曰上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

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

諸侯或連數郡非  
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

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

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

疾龜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

議

徐廣曰  
一作讐

多怨公者何也龜錯曰固也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龜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

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龜錯衣朝衣

斬東市龜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

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贊

日道聞鼃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由也聞鼃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數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隆索日禁音其錦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鼃錯患又音其禁反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

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貨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適值其勢得聘其才焉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說說雖行裁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一

鼃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數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賴鼃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袁盎鼃錯列傳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